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有朋自“云”上来

王纯

网络时代,谁没有几个“云”上的朋友?我喜欢把网络社交平台上结识的朋友叫“云”上的朋友,在我看来,他们真的诗意般端坐在云端,遥远而梦幻。其实我知道,生活中的他们也像我一样,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。可因为隔着屏幕,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。合适的距离产生美,彼此都展现着美好的一面,而且因为没有现实中的利益纷争,“云”上的朋友多因兴趣相投而聚,显得更为纯粹。

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在网络社交平台上,在各种“群”里,每个人都像大海中的小鱼,小心地识别着、探寻着,游着游着慢慢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水域。而这片水域中,聚集了与你志趣相投的人,再经过筛选,大家便长久地聚在了一起。我那些“云”上的朋友,无一例外和我一样,都是爱写文章的人。

最初的时候,我们以文会友,打字聊天。来自各地的人,平时可能说着听不懂的语言,但以文字的形式出现时,大家便会秒懂彼此的意思。沟通无障碍,快乐无极限。如果不是借助“云”,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,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产生交集。网络时代,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前所未有的机会,能够在茫茫网海中相遇,也是一种缘分。“云”上的朋友,真真切切地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活着,因为不介入彼此的生活,所以不需要掩饰一些东西,交往可以更加坦诚、自在。当然,“云”



弯月人生

马俊

母亲这个人与众不同,大多数人都喜欢满月,而她却喜欢弯月。

还记得有一年,别人都绣花好月圆的图案,并且把绣好的图案做成枕套,求的是美满团圆。可母亲偏偏要把图案中的满月改成弯月,别人都笑话她,说她这样绣不好看。她却笑着说,绣好的弯月图案做成枕套,晚上枕着睡觉都觉得美。

母亲的确对弯月情有独钟。

别人赏月都喜欢赏满月,一轮大而亮的满月高挂空中,是夜空创造的美丽奇观。可是母亲并不在意满月,甚至在中秋节和元宵节这样的日子里,她也不会招呼我们赏月。反而是天上出现一弯月牙的时候,她会仰望夜空,欣喜地对她说:“瞧,月亮多美啊!这月牙像人笑起来时弯弯的眼睛,多好看!”可我和哥哥并没有觉得弯月好看,并且对母亲的喜好不解,于是问她为何喜欢弯月。母亲凝望着天上的弯月说:“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?花开则谢,月满则亏。满月是到了极致,天道忌满,人道忌全,太满了不好。”那时,我和哥哥并不能完全理解母亲说的这番话。

父亲却像母亲的知音一样,不停地颌首微笑,然后向我们解释道:“你们妈妈的意思是说,天下的事没有圆满,圆满就意味着将要走向衰落,就像满月一样,圆满反而是亏的开始。弯月则相反,弯月意味着有无限的可能,每一个弯月都会向圆满走去。”哥哥听懂了父亲的解释,我则依旧一知半解。

我只知道,母亲经历过一个富足的大家庭的由盛转衰。她小时候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,后来这个大家庭一夜之间一落千丈,她的生活由巅峰跌



上的人不一定是好人,交往时需要多留个心眼,认真识别。

这些年,我那些“云”上的朋友,有的走了,有的来了,有的始终相伴。一些朋友已经交往了十多年,大家从打字聊天发展到语音通话,聊起来觉得遇到知音一般,感觉很美好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“云友”晚上和我语音通话,我们聊文学,聊到很晚,意犹未尽。线下生活中这样的朋友我没遇上,但在遥远的世界的某一个角落,有一个人跟你心灵同频,怎能不感到幸运?

“云友”之间熟练后,有时候也会互寄小礼物。有千里之外的朋友把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寄过来,收到之后,感觉他把那个地方的土地、草木以及阳光的气息都一并寄过来了。那种感觉特别奇妙,仿佛是远方的云朵飘到你的窗前,短暂逗留之后,留给你一段长久的回想。因为有了“云”上的朋友,从前未曾留意过的地名、未曾去过的地方,也逐渐浓缩成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,那里面有你的牵挂,甚至会关心起他们所在城市的天气。

我那些“云”上的朋友,带给我的生活别样的诗意。我们不会过多参与对方的生活,更不会干涉对方的事情。彼此是熟悉的陌生人,是因心灵契合而走到一起的人。碰到烦心事,也可以向他们倒些苦水,不必担心会被身边的人知道。

“云”上的朋友,让我对朋友有了一种新的认识。有朋自“云”上来,不亦乐乎?

到低谷。可能因为这个原因,母亲就有了“弯月情结”。她像有某种信仰一般,固执地以为所有的圆满都意味着即将走向衰落。“花无百日红,月无常圆时”,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一开始,我觉得母亲是个忧患意识太重的悲观主义者。她不追求圆满,不奢求事事如意,即使在顺境中也会思虑重重。她当了几年初中的代课教师,有一大摞荣誉证书。有一年,有个代课教师转正的机会,所有的人都以为母亲会以绝对优势胜出,可后来母亲却败给了一个同事。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时,我和哥哥都为母亲鸣不平,她却抬头看看天上的弯月,平静地说:“我早就想到这次的事成不了,没啥!现在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,我再转正了,这日子就太圆满了。太圆满就不好了,得留点缺憾才行。就像这天上的弯月,看着就让人觉得踏实。”我们坐在院子里,听母亲讲关于弯月的缺憾之美。她说,不管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,都是美的。弯月没有圆满之时的恐慌,不会时刻都担心失去,所以有种淡然之美。弯月并不是静止不动的,它在渐渐变圆,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美。原来,这才是母亲追求的境界。

不可否认,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母亲的“弯月”人生,也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。时光匆匆逝去,如今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。这些年里,我经历过无数次得到和失去,也经历过人生的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光。回首往事,我觉得有不少缺憾。不过,我已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缺憾。每当我与圆满擦肩而过时,就会在心里想,圆满未必是最佳境界,缺憾才是人生的常态。

小院盈春意

田秀明

一直都觉得,乡下的春天比起城里的春天,来得要早些,也来得要快些。冬天的寒冷还没有散尽,一眨眼间,一阵春风吹过,乡下的草青了,柳绿了,花儿也绽放开来,走到乡下,满眼葱茏着,整个人好像都裹进这浓浓的春色里。

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乡下,一座简朴的农家小院,门口有小菜园,院内种着花,也栽着树。春天来了,菜园里茵茵的,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、扁豆藤,院里的花一朵一朵芬芳地开着,树枝上的叶子一片一片油油地绿着。小院盈盈在春意里,不由我不加快了步伐,想要快些回到乡下,回到小院,找寻小院里藏着的缕缕春意。

走近小院,门口的小菜园一畦畦,一行行,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菜畦边的小青葱,水灵灵的,忍不住想上去揪上一把尝尝鲜;韭菜也是水灵灵的,仿佛一掐就能掐出水来;茄子、辣椒一个个吊挂在枝叶下,紫得发亮,绿得发油,直晃人的眼睛;还有院墙上的丝瓜、扁豆,翠绿的叶子在风里晃啊晃,摇啊摇,沙沙直响。

推开院门,墙角的一株栀子树高大着,碧绿着,也许是我推门的动静惊着了在树间栖息的鸟儿,扑棱着翅膀,鸣叫着飞上了天空。鸟儿的鸣叫也是翠嫩嫩的,一声声滴落下来,像琉璃珠子一样,在院子里滚来滚去;墙根处的迎春花开了,瘦而长的枝条上,缀满了碎碎的黄,风柔柔地吹过,吹过来的花香也是柔柔的;月季不慌不忙,碧绿的枝头上打着青涩的花骨朵儿,一朵挨着一朵,水嫩嫩的,仿佛一弹就会开出一朵花来。

拉过一张凳子,在院子里小坐,享受着氤氲在小院里的春色之美。一轮红日高挂在澄碧旷远的天空,阳光暖暖地铺洒下来,流金泻玉一般,洒在花上,花儿更加娇艳,洒在叶子上,叶子更加翠绿,洒在小院里,洒进心里面,心头便荡漾起了无尽的春意。静静地坐在院子里,思绪总是在翻涌着,眼前的一切俨然都是昔日重来,曾经的嬉闹,曾经的欢笑,在小院的每一个春天里演绎,从不缺席。

母亲见我回来,提上篮子去菜园里摘菜,父亲也不闲着,在灶台上忙上忙下。韭菜炒鸡蛋,小葱拌豆腐,青椒炒茄子,还有一碗油绿绿的茼蒿汤,尝一口,齿颊间满满的都是泥土孕育的芬芳,春天萦绕的气息,或者这就是小院带来的春意吧,紫紫着,茵茵着,心头便荡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。

春和景明,每一年的春天,我都会回到小院,感受春天的明朗与韶晖,感受小院的春色之韵。不知不觉间,盈盈的春意在心间温柔地流淌,继续着小院里的每一寸时光。